

康德的《遗著》研究

袁建新◎著

*Studies on
Kant's
Opus postumum*



人民教育出版社

康德的《遗著》研究

袁建新◎著

*Studies on
Kant's
Opus postumum*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郭彦辰

封面设计:林芝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德的《遗著》研究/袁建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01-015438-1

I. ①康… II. ①袁… III. ①康德,I.(1724~1804)-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5598 号

康德的《遗著》研究

KANGDE DE 《YIZHU》 YANJIU

袁建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25

字数:400 千字

ISBN 978-7-01-015438-1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9BZX040)

湖南省重点学科湘潭大学哲学学科资助

目 录

导 论	1
-----------	---

上 编 “漏洞”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起源

第一章 空间概念与范畴的先验演绎	22
第一节 概念分类、空间概念的基本构成和基本特征	22
一、空间概念作为直观性概念的直接证据	23
二、原初的空间概念的构成:纯粹直观或形状	25
第二节 “空间这个概念的形而上学阐明”与空间表象的 非概念内容	30
一、空间这个概念的形而上学阐明的论证结构分析	30
二、空间表象的非概念内容	38
第三节 空间概念与范畴的先验演绎	40
第二章 第二版范畴的“先验演绎”与“漏洞”初露	47
第一节 先验演绎的目的:第 13 节的文本解释	47
一、国际学界对“范畴的先验演绎的目的”的五种解释	49
二、范畴的先验演绎的目的:第 13 节的文本解读	54
第二节 第二版范畴的先验演绎的证明结构与“漏洞”初露	69
一、国际学界关于第二版先验演绎的证明的主要观点	71
二、第二版先验演绎的证明结构分析	75

第三章 图型法的蒂夫特隆克难题、复合问题与漏洞的

最终形成	122
第一节 复合问题与康德哲学的发展	123
一、复合问题:莱布尼茨等对康德的影响	124
二、复合问题与康德哲学的发展	126
第二节 图型法的“蒂夫特隆克难题”与康德的回答	139
一、图型法的“蒂夫特隆克难题”	140
二、康德对图型法的“蒂夫特隆克难题”的回答	141
第三节 想象力之谜、实体、复合难题及“漏洞”的最终形成	149
一、想象力、图型与心理图像的形成机制之谜	151
二、实体、复合难题与“漏洞”的最终形成	158

下 编 《遗著》的“过渡”理论及其对“漏洞”的填补

第四章 显象的物体与范畴的客观实在性:《自然科学的

形而上学基础》与“早期的手稿页和八开纸”	182
第一节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物体理论的失败: 弗斯特对本部分的解释	183
第二节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的物体理论与 范畴的先验演绎	187
一、范畴的客观实在性、有效性与显象的物体的关系	187
二、显象的物体、范畴应用的客观实在性及物质密度的差别	194
第三节 内聚、物体的大小量与范畴的客观实在性:“早期 的手稿页和八开纸”的回答	209
一、物体的同一性和内聚力的超距作用的可能性	210
二、大小量概念、物体理论与范畴的客观实在性	212
三、物体、大小量概念对直观的应用与范畴的客观实在性	217
四、1796年至1798年7月的自然物体形成的理论及其意义	222

第五章 自然物体、“过渡”的源起及其与“漏洞”的关联	231
第一节 自然物体的构成与“过渡”、“漏洞”的关联	232
一、活动力、“以太”与自然物体的形成.....	232
二、自然物体的形成与“过渡”、“漏洞”的关联	238
第二节 三种物体概念、驳斥唯心主义与“过渡”的起源	249
一、三种不同物体概念与驳斥唯心主义对真实物体的怀疑 或否认.....	250
二、《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驳斥唯心主义”论证与“过渡” 的起源.....	258
第六章 以太证明与“过渡”、“漏洞”问题	276
第一节 以太证明与“过渡”、“漏洞”的关系:国际学界的主要观点	277
一、弗斯特对“以太证明”与过渡、漏洞之间关系的解释	278
二、弗里德曼、韦斯特法尔对“以太证明”与漏洞、过渡 之间关系的解释	280
三、爱德华兹对“以太证明”与过渡、漏洞之间关系的解释	281
四、霍尔对“以太证明”与过渡、漏洞之间关系的解释	282
第二节 “以太证明”的论证结构分析及其评价	286
一、弗斯特、霍尔对“以太证明”的论证结构的逻辑重构	286
二、对“过渡2”的逻辑重构及其与“过渡”、“漏洞”的关系	296
第三节 物理学史上的“以太问题”与身体问题、刺激问题	308
一、身体问题与康德哲学的发展	309
二、从“以太问题”论刺激问题、身体问题.....	318
第七章 “过渡”的部分完成与“漏洞”的局部填平	327
第一节 自然物体形成的目的论解释、对物理学定义及其 研究领域(对象)看法的改变与“过渡”的最终 确定	329
一、对自然物体形成的目的论解释	331
二、对物理学研究领域的划分	334

三、物理学的定义及其研究对象的变化与“过渡”问题的 最终确定	336
四、挽救启蒙运动的危机:对物理学定义及其研究对象 看法改变的重大意义	342
第二节 “过渡”如何进行、过渡的普遍性之源及“漏洞” 的局部解决	345
一、两种显象的区分:必要性和意义	346
二、“过渡”如何进行及其普遍性之源	355
第三节 “自我设定”与“过渡”、“漏洞”问题的结局	384
一、弗斯特对《遗著》之“自我设定”部分的解释	385
二、“自我设定”没有完成“过渡”,未填平康德哲学的“漏洞”	392
主要参考文献	401
索引	406
后记	412

导 论^①

在《判断力批判》前言中,康德指出,其批判哲学事业已完成。^②然而8年后的1798年,在致伽尔韦的信中,康德说,当看到自己未完成的批判哲学时,心里有一种坦塔罗斯(Tantalus)的苦恼(比喻能够看见目标却永远达不到目标的痛苦——笔者注释),并且认为,如果不完成这一哲学事业,则其批判哲学体系仍然有一个“漏洞”。^③从1796年到去世前几个月,康德一直在完成这一任务。康德晚年所写的这些片段在其去世后不但未出版,而且,手稿本身也历经沧桑、几易主人。直至1936年,才由阿底克斯整理,并以《遗著》(*Opus postumum*)为名出版,康德去世132年后,《遗著》才最终得以出版,并得到国际学界真正严肃认真的研究。^④国际学界对《遗著》的研究集中在所谓“过渡”问题和“漏洞”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上。而国内学界对《遗著》的研究则刚刚起步。迄今为止,没有《遗著》的译本(本人对《遗著》的译作属于本研究的一部分),赵剑在博士论文中研究过《遗著》,但没有涉及“漏

① 本部分之“国际学界对《遗著》研究概述”内容曾发表于《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略有改动。

② 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③ 康德本人打算写一本以“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到物理学的过渡”为标题的书,以便填平其哲学体系中的“漏洞”,不过最终成果远比写作计划要多,康德生前没有出版的这些内容就是国际学界所称的*Opus postumum*(《遗著》),而康德最初计划写作的、以“过渡”为名的书,只是《遗著》的七大部分之一。参见康德1798年9月21日《致伽尔韦的信》,《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也参见Immanuel Kant.*Opus postumum*. Translated by Eckart Förster and Michael Ros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xxxviii-xliv.

④ 参见Immanuel Kant.*Opus postumum*, 1993, pp. XVI-XXIII。

洞”和“过渡”问题。本研究将集中探讨《遗著》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完成“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到物理学的过渡”，并由此填补康德哲学中的“漏洞”。在“引论”部分，我们将完成两个任务：第一部分，概述国际学界对康德《遗著》研究的两大中心问题。对此，我们将分两个小部分介绍。首先介绍国际学界关于康德的“过渡”的基本观念及其起源的五种观点；其次介绍国际学界关于康德批判哲学中的“漏洞”及其与“过渡”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观点。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本书的结构、基本论证和结论，分析《遗著》要填补的“漏洞”、要完成的“过渡”的起源及其在《遗著》中的解决。先看第一部分。

一、国际学界对《遗著》研究概述

国际学界对康德《遗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渡”问题、“漏洞”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上。下面对此做简要概述。

（一）“过渡”的基本观念及起源问题

对康德《遗著》中的“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到物理学的过渡”（以下简称“过渡”）的基本观念、特别是“过渡”的起源问题，国际学界不但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看法，而且，甚至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下面为最有影响的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来自于伯克哈德·图施林(Burkhard Tuschling)的《康德〈遗著〉中的形而上学和先验动力学》(*Metaphysische und Transzendente Dynamik in Kants Opus postumum*)一书。图施林认为，“过渡科学”的计划源于康德认识到1786年《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以下简称《基础》)遇到一些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18世纪90年代康德就开始意识到，对吸引力的说明存在循环论证问题。这迫使康德对其物质理论作修改，康德试图通过“过渡”达到这一目的。图施林认为：“过渡”观念要求以《遗著》中改进的物质理论为前提条件，并且，只有根据这一点才能解释“过渡”的起源——而不能相反地来解释。^①

^① 参见 Eckart Förster. *Kant's Final Synthesis: An Essay on the Opus postumu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2.

第二种与此完全不同的观点来自于维托里奥·马蒂厄。马蒂厄认为,之所以需要“过渡”,是因为康德认识到《判断力批判》中的一个失误的结果。既然《基础》的那些原理,仅只是为一般自然的一种科学奠定基础,而没有为被视为自然的特殊规律的系统的一种物理学奠定基础,康德就在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中试图通过反思性判断的主观原则,以解释“杂多的统一性”。马蒂厄认为,不仅“康德认识到,他在那里所主张的这种‘似乎’的原则已经不再使其感到满意……对康德来说,这一思想现在已经不再令人满意,因为如果这一原则被假定,那么,判断力给出的法则‘只是给自身、而不是给自然’……自然世界的统一性不能依赖一种纯然的‘似乎’(‘似乎知性包含了统一性的根据’)”。马蒂厄并且认为:“这一使‘过渡’科学变为绝对必需的科学的情形,康德在1796年以后再三强调。”^①

第三种观点来自于米切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弗里德曼认为,“过渡”事业不是如上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不是起源于康德批判哲学内部的一个特有难题;相反,这一难题来自于18世纪科学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基本问题之一。……然而,这一辉煌成功的牛顿学说的范例,如何能够超出自身而应用到天文学和天体力学?特别是,吸引力的其他类型(例如造成凝聚或化学的亲和力的原因的吸引力)的规律如何可能被我们发现?”^②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过渡”事业来自于《基础》出版后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的发展,即,由拉瓦锡所开创的“化学革命”在牛顿自然哲学的范围内不能得到理解。因为,康德在1786年仅只是为牛顿的自然哲学提供先天根据,这种根据不能够超出后者而得到应用。因此,弗里德曼说:“‘过渡’事业的问题,是要在一般物质的普遍性质的先天学说(《基础》)与关于物质的特殊类型的相互作用和特殊性质的经验的或实验的物理学(如化学)之间建造一座桥梁。这样一座桥梁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实验物理学在任何时候都不只是一种纯然经验的集合体……因此,‘过渡’事业是要将先天的东西、与那些初看起来只是经验的科学的东西联结

^① Eckart Förster. *Kant's Final Synthesis: An Essay on the Opus postumum*, p.2.

^② Michael Friedman. *Kant and the Exact Sci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40.

起来,以便表明后者能够获得一种系统的地位、并由此最终获得科学的地位。”^①

第四种也是影响最大的观点来自于艾卡·弗斯特(Eckart Förster)。弗斯特在其英语世界第一本研究《遗著》的专著:《康德的最后的综合:关于〈遗著〉的一篇短论》一书中提出了与上述三种观点不同的看法。弗斯特认为,正如马蒂厄所指出的那样,康德的“过渡”事业源于这一思想,即,物理学的系统性只能先天地建立起来,而这种可能性不得不从哲学上来解释。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该书的主题是关于“一般自然”的那些基本的先天规定,而不是一种经验科学(物理学)的系统的统一性。1786年的《基础》对处理这一问题同样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尽管在该书前言中,康德确实强调,任何真正的科学必须展现其基本规律的绝对确定性及其认知上的系统统一性。不过,在该书中,康德只表明,在物理学的情形中,通过绝对的规定性,我们能够理解到什么。然而,关于物理学的系统的统一性,《基础》提供了很少的东西,该书主要从事的是“一种成为外部感官的对象的某物的基本规定”,即,从事于对“一般物质”概念的规定(4:472-479)。对此,康德是依照范畴的四种功能来进行的,而超出经验科学的一种系统形式的东西如何能先天地被预期,康德当时并不知道。弗斯特认为,这一情形随着康德对被视为一种自主能力(*autonomous faculty*)的反思性判断力的发现,而注定要发生变化。依照反思性判断力的原理,我们可以将自然视为有目的地、系统地变得先天的正当,尽管从规范判断力的观点来看,自然被视为偶然的。正是随着反思性判断力的发现,解决物理学的系统性问题由此能够归属到“过渡的科学”。也就是,判断力以“处于一个系统中的、自然的一种有目的的赋予的普遍但不确定的原则”而出现。因此,康德仍然要完成“来自于先天原则”的任务,这一任务不是图施林和马蒂厄所认为的那样,起源于《基础》和《判断力批判》中的失误,而是康德哲学体系中存在的一个真正急需解决的难题:如果物理学要成为一种系统的科学,就必须有某种类类似于物质的活动力的一种先天的“基本系统”的东

^① Michael Friedman. *Kant and the Exact Science*, 1992, p.240.

西。而这只有“过渡科学”才能提供给我们。因此,随着 1790 年康德对反思性判断力的发现,“过渡”的观念最终得以产生出来。^①

第五种观点来自于霍华德·凯吉尔(Howard Caygill)。凯吉尔认为,尽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作出了直观、知性和理性之间的基本区分,但并不成功。因此,在《遗著》中,康德要在直观、知性和理性三种不同的能力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关于感性的被动性和知性的自发性、主动性之间的区分,使康德对这三种能力的区分,及其联结以产生经验的问题变得不可能,从而为“过渡”留下了可能。康德在《遗著》中试图确立构成宇宙的力的基本系统,并认为吸引力和排斥力的作用构成所有物质存在的基础,整个宇宙(包括主体和外部对象)都是这种力的显示。宏观宇宙论的等级,通过这些力的微观上的作用而显示出来。而由以太或热质构成的力的系统,是经验可能性的形而上学条件。而这导致一个结果:理性先于直观。伴随《遗著》结论而来的是,康德向我们指出了关于批判哲学的潜在的另一种解释,即,经验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它是感性的接受性和知性的自发性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凯吉尔将“过渡”问题理解为:“过渡不完全是以符合任何狭窄学科意义上的、从形而上学原理到物理学的过渡的东西,而是走向人类学的宇宙论,其中,人类的主观性、经验和社会都被放进对被作为力的系统的自然的固有理解中。从宇宙到常人以外的运动,或许是《遗著》中真正的‘过渡问题’。”^②现在,来看国际学界关于康德哲学中的“漏洞”问题及其与“过渡”的关系的解释。

(二) 关于“漏洞”及其与“过渡”的关系问题

《遗著》最初被发现时,不但未被学者所理解,一些早期研究者甚至认为,康德所称的“漏洞”,只是其忘记了 10 年前写过的《基础》,甚至是其老年糊涂的结果。如费舍尔甚至以为,在《遗著》中,我们既看不到“漏洞”,也看不到康德如何架起连接“漏洞”之间的桥梁,康德所称的“漏洞”只是其老年智力退化的结果。随着 1936—1938 年德文本《遗著》的出版,学者们才

^① 参见 Kant's *Final Synthesis: An Essay on the Opus postumum*, pp.3-11。

^② Howard Caygill. *The Transition Problem in the Opus Postumum in Kant: Making Reason Intuitive*. Edited by Kyriaki Goudeli, et 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19-25, 26, 18.

开始严肃认真地研究《遗著》。然而,如何解释和理解《遗著》仍然困难重重。多数学者指责康德误解或错误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处境,在康德哲学中根本没有其所称的“漏洞”存在。阿底克斯(当时最重要的康德学者和第一个深入研究《遗著》的人)以为,《遗著》只是康德幻觉似的海市蜃楼(*fata-morgana*),所称的“漏洞”纯粹是康德自己发明出来的,《遗著》更是浪费时间和劳动。拉赫曼(Even G. Lehman)(科学院版《遗著》编辑)不得不承认,康德声称的“漏洞”实际上不是“漏洞”,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到物理学的过渡所进行的工作,实际上与前者的工作完全一样。据此,拉赫曼认为,《遗著》只是在重复《基础》的基本思想。研究康德《遗著》的重要学者霍普(H. Hoppe)以为,我们甚至不知道康德“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到物理学的过渡”的出发点在哪里。所有这些学者都否认康德晚年提到的其哲学体系中“漏洞”的存在,由此用来填平“漏洞”的《遗著》也就不重要了。尽管如此,他们都同意,康德所称的“漏洞”与“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到物理学的过渡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①。20世纪80年代后,弗斯特、弗里德曼等对“漏洞”及其与“过渡”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弗斯特是过去20年内,比任何学者都更能唤起人们关注《遗著》重要性的人。^②弗斯特认为,康德所称的“漏洞”问题和“过渡”问题,不是上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问题。他认为,康德哲学中的“漏洞”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纯粹概念和原理的客观实在性问题仍然等待他去做满意说明。具体来说,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康德就认识到,其哲学体系中的“漏洞”,源于其关于《基础》与《纯粹理性批判》之范畴的客观性之间关系的研究。康德认识到,为了展现范畴的客观实在性和有效性,范畴总必须具有外部直观性。在此之前,康德试图通过《基础》为范畴提供具体例证,由此展示范畴的客观实在性和有效性。因此,康德说:“一般形而上学在它需要例证(直观)、以便赋予它的纯粹知

^① Eckart Förster. *Is There "A Gap" in Kant's Critical Syste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5(4), 1987, pp.520, 534-535.

^② 参见 Michael Friedman. *Eckart Förster and Kant's Opus postumum*. *Inquiry* 46(2), 2003, p. 215.

性概念以意义的所有场合中,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从一般的物体学说中,因而从外部直观的形式和原则中取得这些例证,而在这些例证还没有完全展示时,它就在纯属没有意义的概念中间摇摆不定地摸索。……知性唯有从取自形体自然的例证中才能获得教益,这就是那些概念唯有在其下才具有客观实在性,亦即具有意义和真实性的条件。”(4:478)^①因此,《基础》中的物体学说构成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解释范畴的客观有效性的基础。弗斯特认为,《基础》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在1792年,康德认识到,《基础》中的动力学理论面临一个困难,即,康德在通过吸引力和排斥力、特别是内聚力来解释物质的密度时存在循环论证。由此,作为外部感官的对象的物体概念不再是可构造的。也就是说,纯粹范畴例证其客观实在性和有效性的物体概念,实际上是不可构造的。这使康德认识到,必须重新考察数学在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康德的哲学体系中仍然存在一个“漏洞”:纯粹概念(或范畴)和知性原理的客观有效性问题仍然等着他去做满意说明。弗斯特认为,继发现其哲学体系中的“漏洞”以后,康德在1798年声称的“从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到物理学的过渡”也可以重新描述为:“过渡”的任务是要证明,先天概念的实在应用和客观有效性被视为先天概念的图型法。由此,“漏洞”和“过渡”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问题。至如康德如何执行这一任务,以填平“漏洞”,弗斯特认为,这是在《遗著》中的“自我设定学说”(selbstsetzungslehre)部分完成的。^②

弗里德曼反对弗斯特的这种解释。弗里德曼以为,弗斯特误解了康德第一批判的先验哲学及其在《基础》中所发展的有形自然的形而上学观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不同意弗斯特对康德所称“漏洞”的解释:即康德所称的“漏洞”不是要完成范畴的客观实在性证明,而是要表明,《纯粹理性批判》和《基础》中的自上而下的程序及其理性的规范使用,与第三批判的自下而上的程序之间最终如何贯穿起来的,以使所有经验性的概念最终处在批判哲学——包括知性纯粹概念和一般质料的概念——的高序构成性概念

① 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6页。

② 参见 Förster, *Kant's Final Synthesis: An Essay on the Opus postumum*, 2000, pp.3-11。

之下。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康德要表明,我们需要一种先天表象,这种表象既是构成性的又是规范性的,而这种表象正是由于被统一在高序的构成性概念之下,因而既是构成性程序,又是规范性程序。换句话说,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表象的精确性质,恰好是康德在《遗著》中所提到的充满宇宙空间的“以太证明”部分与“自我设定”部分提供出来的。^①

在专著《实体、力和知识的可能性》中,杰弗里·爱德华兹(Jeffrey Edwards)持有与上述两人完全不同的观点。爱德华兹以为,《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先天知识的界限及其本质的标准观点,与《遗著》中关于对象的可能性的经验条件的观点是不一致的。《遗著》对于理解康德对人类知识的说明极为关键,《遗著》的基础——先验理性方法——对于经验可能性的基础地位同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可以找到,这便是第三类比所提供的关键文本证据。在“经验的第三类比”部分,更确切地说,是在《纯粹理性批判》A212-A214 和 B253-B261 这几段,康德提出了一种严格的先天论证,以反驳这一观点。该观点认为,假如空间缺少刺激、光和物质(即空间是真空)的话,我们仍然能够根据经验来认识实体的共存。然而,康德在第三类比中并没有充分解释显象领域的这三种成分之间的关系,对此的详细说明,康德是在《遗著》中完成的。通过反对真空的存在,康德只是表明了:(1)我们对共存的客体的经验,依赖于所有可知觉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存在的彻底连续性;(2)而这种彻底连续性,只有在空间提供给我们一种包容一切的、普遍的动力学上充实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只有在空间提供给我们一种包含外部知觉的整个范围的物质客体之间的外在因果影响的连续统一体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些结论隐含着:有一种物质的条件,这种条件也是我们的经验及其对客观世界的知识的一种先天必然条件。然而,第三类比反对真空的论证,不是为了论证一种关于我们对客体的经验的任何特殊的质料内容的实存,因为,动力学的充实不能够由可知觉的共存对象之间的经验上可知的方式而为我们知觉到,这一论证也没有先天地证明任何这样一种

^① 参见 Friedman, *Eckart Förster and Kant's Opus postumum*. Inquiry 46(2), 2003, pp. 215-227.

对象(即以太)存在。

爱德华兹认为,《纯粹理性批判》“第三类比”及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先天知识的这一认知条件,与《纯粹理性批判》之“先验分析论”部分的中心原则不一致。爱德华兹以为,在“先验分析论”中,除了将我们的理论知识限制在显象范围之内,康德还将关于可感觉自然的纯粹先天知识限制在我们对客体的经验的形式结构方面。康德的先验论证由此基于这一观念:我们关于客体的可能经验的先天的可确定条件仅是形式的条件,这些条件由此是客观有效的认知的基本的主观条件。这些形式条件是通过分析纯粹知性的先天特殊功能与感性的形式条件之间的关系而获得的。而第三类比通过反对真空的论证,试图确立一种对非主观的质料条件的认知上的必要性,从而与知性及直观的这种“形式论”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构成了康德哲学体系中的“漏洞”。^①

肯尼斯·R.韦斯特法尔(Kenneth R. Westphal)在《康德对实在论的先验证明》一书中,同样结合“经验的类比”和《基础》来理解“漏洞”问题。韦斯特法尔认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不断重复论证说,先验唯心论是唯一能够解释可能经验的先验条件的学说。而康德对主体的分析表明,他的哲学需要本体的因果关系。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我们对空间对象和事件的因果判断的正当性,以此回答休谟对因果关系的信念和知识的怀疑论。尽管国际学界公认,康德是在“经验的类比”部分完成这一任务的,但学者们都只从第二类比来解释康德如何回答“休谟的问题”。韦斯特法尔认为,只有将三个类比视为一个整体、并结合《基础》,才能真正理解康德对因果判断的正当性的证明。具体来说就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所要辩护的是普遍的或形而上学的因果原理:每一事件都有一个原因。然而,为了证明“经验的类比”的正当性,以及我们对客体的因果判断的有效性,康德必须证明,因果原理是人类的经验的可能性的先天条件。因此,康德不仅需要先天的或形而上学的因果论题(每一事件都有一个原因),而且需要特殊的因果论题:每一物理事件都具有一个

^① 参见 Jeffrey Edwards. *Substance, Forc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Knowled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xi-xii, 1-10, 147-166.